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八

豐山王　棠勿菴氏彙訂

豐溪吳從龍仲雲

成都費錫璜滋衡

新安閔奕佑右臣

古歙汪　庚上章　參校

慶壽典禮澤及男婦

宋周煇淸波雜志云國家慶壽典禮千古未聞錫類施澤下逮士庶婦人高年亦加版授誠不世之恩也然增加年甲僞冒寖出向來臺臣固已論列而嚴保任之制

近見一文士作溫陽老人對切中此弊其辭曰溫陽之山有老人行年一百二十矣淳熙登號之三年朝廷舉行曠世之典有采樵者進而問之曰今天子朝太上皇德壽宮奉玉卮上千萬歲壽肆大號加恩區內無間於已仕未仕之父母第其年之如詔者而授之官叟何為而弗與老人對曰吾未及其年樵者曰叟年踰期頤何為而未及對曰天無二日人有二年有富貴之年有貧賤之年富貴之年舒以長貧賤之年促以短吾自幼至老未嘗識富貴之事身不具毛褐不知冰綃霧縠之為麗服也口不厭藜藿不知熊蹯豹胎之為珍饈也目不

覩靡曼之色而蓬頭齞脣之與居耳不聽絲竹之音而羙歌牧嘯之爲樂今吾雖閱一百二十二年之寒暑而不離貧賤是以二當一以二當一則吾之年始六十有一與詔不相應是以爲未及又何敢冒共官曰今之世有年未及益其數求以應詔者朝廷亦官之何也對曰彼富貴者也吾固言之矣是所謂一而當二者也其學甯越之徒歟吾儕小人不敢求其比樵者笑而退輝旣得其說納悴主上孝奉三宮十年一講盛禮鴻恩錫類方與未艾在位者其思有以革之庶幾名器增重不致冒濫人得以爲榮棠謂壽官之寵見於前朝婦人高年

少加版授此宋世之曠典但有其年者如温陽老人乃不得與年不及者反得濫冒此則遠不如本朝癸巳　恩典澤及男婦凡八十以上在京民庶無不優渥周徧也

聖壽排當

武林舊事云宋時聖壽上公合赴坐升殿第一盞送御酒歌板色唱祝堯齡賜百官酒觱篥起舞三臺供進內觴歧第二盞送御酒歌板色起中腔供進雜爆第三盞進御酒歌板色起踏歌供進肉鲊禮畢拜退此上壽大略也至於禁中壽筵則又不同上壽用十三盞每盞皆

奏樂有觱篥起有笛起又有笙起又有方響起第十三盞則諸部合奏萬壽無疆又禁中大宴謂之排當排當有初坐再坐之不同初坐十盞再坐二十盞每盞皆奏樂有觱篥起有嵇琴起有獨彈琵琶用拍觱篥杖鼓有用㪍段及雜手藝有笙起有獨吹用拍有笛起有玉方響起有箏起至第十盞諸部合奏齊天樂再坐二十盞或雜劇或弄傀儡踢架兒或傀儡舞鮑老或巧百戲或鼓板或舞壽星其端午中秋排當亦如是棠按初坐再坐即今人上席徹席之意然限定三十盞想亦宋初制也

生日

生日慶賀始於唐乾玄宗以生日爲千秋節文宗爲慶成節武宗爲慶陽節宣宗爲壽昌節懿宗爲延慶節僖宗爲應天節昭宗爲嘉會節哀宗爲乾和節如宋太祖謂之長春節太宗謂之乾明節是也明代統謂之萬壽聖節夫上行之故庶民亦相慶賀云

程伊川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安忍置酒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唐太宗生日不宴樂曰奈何以劬勞之日爲宴樂乎又唐穆公誕日宰相奏古無生日稱賀者可知此風在唐已前絕無其創始則玄宗丙[illegible]

者則張說源乾曜等人玄宗手詔報曰卿等請爲令節上獻嘉名自我作古舉無越禮依卿來請宣付所司觀自我作古一句知起於玄宗無疑矣

簪花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置法酒此後世大朝賀燕會之禮所由起漢歲首行慶賀之禮魏晉又有賀冬至禮唐中葉又有賀生日禮皆於是日設宴明制上升座樂作入拜進花進酒跪俟上飲訖乃起即席簪花啐酒酒九進湯五進羣臣殺其二棠按簪花不始於明也宋志宴饗之禮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是簪花在

宋已然矣

青雲白髮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潞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御名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

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温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張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温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温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

眞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
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
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
隸於旁曰伫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劒偉然都人事之甚
肅

青湘雜記云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
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
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
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

陰得最多葢謂是也

此上皆宋名位德壽之最高者今日錄之其風流猶可想見乃繪圖盛事何後世絕無踵而行之噫卽此一節亦不及前人風致矣惟是眞率一會易於遵行而江南風俗尙侈靡往往初不踰約不數月便有增飲食之數如楚正議者今與同志約增其數者亦如楚正議罰一會則前人盛事亦可相沿不墜也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大略

可睹焉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十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鑾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七十人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顇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過不爲夭前歲花前五

十二五十二八頭似霜明年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
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
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
身爲三品五十八我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
六十始歸來天明平頭六十人六十衰翁兒女悲不準
儗身年六十六旬猶健天亦憐冉冉老去過六十位踰
三品過六旬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
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
四七十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
年六十八衰翁今日行年將七十今年登七秋已開第

八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孫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鬢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薨自三十至七十五往往必見於詩

乞言

禮記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夫謂憲者法老者之善行以成其德所謂乞言者求老者之善言服之於躬以爲良法也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今時父母壽日先期列其德行求人揄揚名之曰乞言古人養老求其敎訓今人好名求其贊揚失古人之意矣

年開七秩年開八袠

以十年爲一袠其說見白樂天集中六十餘歲則曰年開第七袠屈指幾多人又曰年開第八袠可謂盡天年自注云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袠也

望八

望七望八今時人將七十歲則曰望七將八十歲則曰望八然語亦有本昌黎祭竇司業文云官不滿能亦云

達迺踰七望八年毓非翁云云

不得

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逼聿中和而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毓注凡死不壽終曰不得

孔聖四十九表記

祖庭廣記孔聖四十九表而不及鬚髯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腴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洪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

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腰大十圍此四十九表也萇弘姑布子卿老萊弟子荀卿司馬遷輩之所識述彰彰如是緯書又言胸應矩舌理七重鈎文在手則四十九表所未及或曰舌藏內非表於外也宜不記鬚則表於外之最昭昭者何以弗述也予嘗謂孔聖之足以歷久而推崇者以道統之能籠罩萬有舉百世而不能出其範圍也人之得致力於闕里之門牆者宜如顏苦孔之卓參唯夫子之一貫躬行而力踐之以追遡其源流也人敬其內非敬其外人

重其道非重其表以表窺聖人淺之乎窺聖人也雖然思慕之誠神明不隔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即我夫子彈琴而若見文王夫夫子聞其音而恍若見其形象則後人致敬而求於形象之間夫誰得而議之然天下事當傳其所固有不當益其所本無髭髯者夫子之所本無者也孔叢子云子思適齊齊有嬖臣美鬚眉齊君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吾祖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吳道子畫孔子像亦多鬚髯殆以訛傳訛無疑矣此必後之人謂夫子既有四十九表之威儀而無鬚髯不足以

重瞻仰於是重之以濃眉增之以髭髯不知有髭髯而使人敬者後世之見不以無髭髯而損其敬者當世侯王之見也顧何以後人之識見皆出當日侯王之下哉抑無稽者信而不疑而聖裔之傳說反不足徵哉且師道與親道無異也伊川子曰凡畫影堂使一毫不似便是拜他人則增鬚髯於孔子非拜孔子也明矣昔者何孟春疑其事質之友黃犖伯固伯固復書曰考元儒黃四如先生曾為記謂無鬚眉亦引孔叢之說又云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眞其棠謂小影之存於未獲考訂而髭髯又增其所本無莫若立一神主並四十九表亦盡

之不言斯得矣不然者四十九表之奇異糵之或裹而無據之鬚眉獨且爲之標榜多聞闕疑顧如是夫

有文在手

昔唐叔虞周武王子成王弟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予命汝生子名虞予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封於唐是爲晉侯左傳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魯生桓公而惠公薨隱公立而奉之又成季友桓公季子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文其名曰友爲公室輔

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三十六國春秋云劉淵父豹母呼延氏淵生而左手有文曰淵遂以命之彭神符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符南史云梁武帝母張氏生武帝有文在右手曰武

元氣重十六兩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彊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張安道知成都日以醫官自隨醫出遊見一道人謂曰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端明所耗過半矣吾與之夙好今

與藥兩圓一圓可補一兩氣棠謂十六兩者猶云一觔舉其成數而言非眞十六兩也然語亦自佳

睪丸

靈樞經云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應之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則知男子之勝女子多矣莖卽玉莖垂卽睪丸靈樞又云厥陰氣逆則睪腫又曰莖垂者身中之機陰陽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俯仰不便趨翔不能此卽時俗之所謂疝氣也按睪音宅與澤通腎屬水故腎囊名爲睪丸

峻

峻音雖或作朘赤子陰也老子云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註赤子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原子謂卽男女之精也

頭責子羽

世說注頭責子羽文子羽姓秦其文詼諧博奧東方曼倩之流只一題便見超異

耳目鼻舌

草木子曰天生萬物有色聲香味使無耳目鼻口以收攝之則天地之功或幾於熄矣故色爲之目聲爲之耳

香爲之鼻味爲之口此天人之所以爲交也人則得其
正物則偏焉此所以靈於萬物也如蠅攻臭蟻鴟嗜
鼠孰知天下之正味哉至於義理則惟心可以通之人
則可以貫全體物則局於一偏

三端三妙

韓詩外傳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
避辯士之舌端吳錄云沈子正美屬文有辯才人咸言
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

人形

草木子曰夫人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三者精

之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也必資於筋骨肉三者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之餘也耳

心影

灼艾集云昔有客與眞西山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子孫是心之影徐景陽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跡便是心之影尤爲簡要

掐鼻

王澄在荆州終日酣飲宗廞常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

棒歐郭舒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耶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郭舒跪而受之歐遂得免

人中

人身之中當在臍腹間唇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葢自人中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人中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陰三陽成泰卦也

別傳云漢武云相書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

彭祖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尺餘矣帝大笑

面不畏寒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畏寒獨面則否素問云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諸陽脉上至頭故面能寒耳靈樞經云諸陽之會皆在於面十二經脉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燻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氣甚寒不能勝之也

白面

宋書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爭伐問白面書生何由濟唐書劉鄴末帝遣帝監督其軍鄴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白面指年少書生也

醉眼麻茶

李涉題宇文秀才櫻桃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任君笑趁愁得醉眼麻茶醉眼麻茶俗語也

眼語

五代史云昭宗舉酒屬朱温與韓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朱温足乃陽醉去建出謂朱温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眼語二字新甚

笑

听然而笑　笑言啞啞　咥其笑矣（咥大笑也）　桓公輾然而笑　粲然皆笑　解顏而笑　其中開口而笑　胡盧大笑　相與目笑之　仰天大笑　嫣然一笑（說女人）　撫掌大笑　陸雲有笑疾　言侃侃笑欸欸（音吸笑聲）

絕倒

飛燕外傳成帝服昭儀昚䘏膠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

倒

世說玠別傳王澄每聞衛玠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王敦鎭豫章衛玠避亂投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於時謝鯤爲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冤魂志宋陶繼之枉殺大樂伎後陶夢伎入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絕倒狀若風顛良久方醒

四公子記梁仉臂與張敬爲主客立談絕倒

魏書李苗梁李膺子也每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倒

北史北齊崔贍聘陳行過彭城讀道傍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

北史陳孝意為侍御史以父憂去職復起為鴈門郡丞在郡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

舊唐書云則天初時特進蘇良嗣於殿庭因拜跪便絕倒

通幽錄貞元中盧頊家婢小奴為一婦所批絕倒於地

王泉子云崔鉉與妻李觀家僮戲為妒狀大笑幾至絕

倒

陳晦伯云前人所云絕倒如此後遂誤以爲笑相承不改韻府衞玠下云極笑更誤

笑面似靴皮

歸田錄云田元均爲三司使厭權貴干請然不欲峻拒每温語强笑以遣之謂人曰吾爲三司使數年强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子有感事一詩云久來不復合時宜干謁紛紛底事爲數載未曾開口笑而今冷面也靴皮靴皮有縐紋故水波紋亦曰靴文

口過

吳延清有口過謂是口臭常疑其故讀祕辛有云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乃知過字有由來也

要領

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古人上衣下裳衣畢裳者執要舉衣者執領

盱衡

陳崇奏莽功德曰盱衡振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漢書揚雄謂揚眉曰揚衡續博物志

好身手

顏氏家訓云頃世離亂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聚徒衆

杜詩朔方健兒好身手

一包膿血裹了一塊大骨頭

陳白沙曰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大骨頭飢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任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白沙此語鞭策人不少今時人誰不爲血氣所使若能於心理上理會不爲血氣所使方能異於禽獸方能具七尺之軀若不問心問理先已自失了主人翁徒然一包膿血裹了一塊大骨頭可悲也

九藏九竅

周禮醫師曰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兩之參之者按氣與脉而察其死生之驗也人之身陽竅七陰竅二陽竅在上陰竅在下清明者在上沉濁者在下曰藏者所以藏氣也脉爲心肝脾肺腎其五行之氣故爲五藏兼胃旁胱大腸小腸而爲九藏曰六府者府主藏納故胃爲水穀之府小腸爲受藏之府大腸爲行道之府旁胱爲津滴之府此四者心與小腸肺與大腸脾與胃腎與旁胱相爲表裏故兼上五藏而爲九其外則膽爲清淨之府三焦爲孤府非正府故不入九藏竅主

開闔通塞曰兩之者分陰分陽也藏主脉至與不至曰參之者以三指按寸關尺三脉也

錯喉

玄宗與諸王同食寧王錯喉噴上鬚王起謝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噴嚏噴帝雙關得妙錯喉言食塞於喉間也二字亦新

沿蓌離

古人以嚏占吉凶即風願言則嚏漢藝文志有噴嚏耳鳴六十卷宋王易燕北錄契丹俗戎主及太后噴嚏近位臣僚齊呼沿蓌離沿蓌離者如中國之呼萬歲也今

人家小兒每嚏其母必呼千歲亦此意予謂氣窒於鼻故嚏聲發於口此乃肺疾夏火克金所致與吉凶有何干涉不識古人何所取義

病齒

馮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山谷題楊妃病齒則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側生指荔枝也蜀都賦云傍挺龍目側生荔枝

髮無寸長

韓昭字德華為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

悉皆步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娟折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避之出瑣言李台嘏云韓公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出蜀史檮杌此二事同意皆出於一人之言何其不同如此也

馬肝石染鬚髮

馬肝石出郅支國拭髮白者皆黑漢元鼎間外國貢馬肝石帝坐羣臣於甘泉殿髮白者以此拭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願方伯惟願拭馬肝石漢書云更始元年置百官王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髮鬚令人用烏鬚方髮鬚不用染以時尚剃頭故也

髮價不及猪毛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古謂之孝今遵　制剃髮留辮所剃之髮當積貯一處投於河中方不致爲人踐踏近聞江南種秧例用猪毛牛鞋等物使秧易於茂盛乃有用頭髮攙入猪毛此可三嘆也猪毛價二兩百斤南京城內髮價一兩二錢百斤城外一兩百斤城內肉食者多故城外髮不及城內髮也

人中惡趣

今夫人有天閹閹者眞氣藏也俗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常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閹經言人有具傷於陰

陰氣絕而不起陰不能用然其須不去宦者之獨去者何也蓋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脉血寫不復皮肉內結唇口不榮故耳亦有天閹未常被傷而其鬚不生者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口無血唇口不榮亦天之所以不足者也又大般若經載五種黃門甚詳一曰半釋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伊利涉半釋迦此云妒謂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五皆切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而不生子四曰博叉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拏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形者雜家小說所載此類甚多五種黃門皆為人

中惡趣受身處此晉五行志所謂人痾此亂氣所生也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能兩行人道玉暦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眞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古稱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非男非女之身精血分散感以婦人則男脉動感以男子則女脉動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嘯

嘯吹聲也人舌尖倒向喉内作聲曰嘯晉阮籍善嘯聞蘇門先生之嘯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籍因傳寫之十

得其二識之蘇門嘯語林云永太中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王叡炙轂子有嘯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流雲三曰深谿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地動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逸韻十四曰正章十五曰畢章又傳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谿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

鶴一如瀟湘鴈孔帖李翺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哀鳴曰
某有薄伎願於貴人前試之乃長嘯也乃命釋械俄而
清音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縲衣之下因
赦其罪天寶末峨嵋陳道士善長嘯聲若霹靂按嘯春
秋時吳王闔閭向南風而嘯列女傳魯漆室邑女倚柱
而悲嘯嘯之爲道其來已久不始於晉也昔孫登長嘯
前人謂失其傳予謂不然魏劉楨大暑賦云披襟領而
長嘯翼微風之來思韓公納涼聯句云遮嘯取遥風微
微近秋朔可知古人用以舒鬱氣者有之用以招南颸
者有之予餬口四方極多行役每於舟行少風之候長

年三老無不嘯風有作聲甚長而清越天矯者所謂鸞鳳之音殆其是耶然古之善嘯者在高人今之善嘯者在船尸憶郎一嘯而亦有升沉之感可悲也

一士有半

習鑿齒以脚病廢於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舉而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標半丁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得漢南得士一人有半耳

半士賦

先君半士賦小序僕以鼎傾顛趾既立雪之多艱日軼

懸車復澌冰之漸薄遂爾郊勞輟會物務邉闕蕭柳先
零筋力絶禮者葢五年矣然而人道之重磬折爲端生
民厥愆乾餱失德僕不幸嬰斯患也杖而問尊親卽在
人以爲大悖拜而責稽顙則在巳又有不能於焉蹩躠
自放支離本無東皐擬君平之心而有康成辭應劭之
跡竟使劉季陵之却掃時呼罪人孟少孤之集枯羣呵
妄士豈情也哉嗚呼足之不良非罪也而今不委悉者
以爲慕嵇煌而不出效中散之非倫斯罪之大者爾聊
書瀨倒畢載傾欵使覽圖穢形者一見而唾知伊人果
不可以齊執政接公朝也斯白我心文不文非所論邃

歲在攝提月惟上巳僕以下堂傷足摧樂正之憂適爾與笋成行類柴桒之痿頓榻減鋭而莫逢杖日鄰牀爲侶良夫行父是同傳笑之人子產申徒不共合堂之席臥遊作錄辭世成書吁嗟病矣因思鑿齒習生昔亦足廢里巷時符堅同安公輿致之致書諸鎮晉平吳而獲二陸孤得漢南一士有半耳愛其語雋作半士賦以自見意又念名德各異而跰躚略同豈可使蒙供斷柮者皆舉周孔爲呼而植鰭削爪者妄稱皐傳自儗耶因誦劉須溪詩義熙以後無全人然則不全者殆不但子乎半與全未敢深言矣辭曰惟陰陽之善栟兮鑄萬有

而一巖形有所適而命有所成兮一範其成形而不可
更黔晳脩寢虧完妍惡之分名兮無躍冶而或爭蒙璆
直鑄紛司火而脩聲兮何不爲角犀以豐盈帝曰吾亦
東折而西傾兮此官司之所不程願成規而成矩兮一
若龍而若虎彼握嘉履翼之聖人兮固琦表之自古下
顯相與名卿兮亦鐘鏞而黻黼故曰角而龍犀者帝表
兮河目而龜文者公輔冠玉美而刺船驚兮眉目畫而
伏波莫伍有誰家之璧人兮羨連玉之可賈韓公以書
虎儀圖兮單于見王商而拜舞蔣凝稱玉筍之班兮揚
愔號遴瓜之姥嵇康龍鳳天然兮夷甫腕疑乎玉麈腹

不可負此將軍兮頭又將責夫子羽乃仲尼而項脊兮羌周公之背僂咎繇瘖而大理兮左氏西河之失覩韓非卿雲能著書兮口吃而不可數孰麟閣之獨猴兮笑卒更之蹇蹇臧孫紇之為侏儒兮晏又受狗國之侮蹙頞而魋顏者持梁刺肥兮張孟陽載之以盈車之土嚴蔑寂而不語兮郎叔向誰知其頁洛下書生可詠兮鼻音濁而不鏘賦登樓之仲宣兮嗟眉落之紛揚作逭以折其齒兮固投梭之過狂方于唇缺而莫補兮十上書而固藏錢希白殊藐龔公兮鄙項贅之瓠瓤杜子夏辯途之之語兮易之以二寸之章賈大夫娶妻而不言兮徒

三年以自傷法華不可誦兮感面生之狹長憍梵以牛
呵笑人間兮避天上以爲常古至今之多劇兮匪意計
之能爾然黃霸不逐夫聾丞兮果廉吏而何妨嘉丁掾
之好士兮兩目盲以猶芳惟詩人之忠厚兮采芣苡以
承筐藝眉種鬢毛紛紛而善謔兮感崔李之互凉右軍
癲書以荅許掾兮意夫子之善伴李浙東不下戶十萬
兮不籍肓者何可谷量乃瓠壺係犬而效瘦兮人僉曰
杜當陽劉之遴之博綜文史兮手屈曲而莫卭日問事
以不休兮賈長頭之蜫蟯是皆握靈蛇以抱夜半兮竭
不救夫披猖義曼膚而垂腴兮傳桀紂之輝光伊齒貝

以聲鍾兮何盜跖之珪璋乃若不良於行兮廢孟縶之踟躕尼山之未禱兮伯尼生而足痛誰振肩而跳謠兮詫兒童之怪迂跣弗視以用傷兮感說命之陳謨元魯山墮車而喪肱兮非賢守幾遇之以泥塗疇鑿龍而折臂三公兮哭六州之巷衢千秋一玄晏先生兮乃右足之偏遒徙倚而質長安君兮老觸龍何言婉而乎晉平公之曳一足兮侍唐子而莫扶禹山行之顛躓兮學步者效而爲巫雖隨踵嫌其人薄兮幾無足而爲物之需王微以禿鶖燕石自倫兮荅江湛以崎嶇戀良醞之三升兮跛罷官而輟酺貌異而足病者貴生兮來方相之

揶揄孟參軍之不任拜起兮召東堂而會諏雲龍門詔
角巾而白輿兮謝處士蹟而難趨飲酖救父之廢足兮
何蒼天之巧輸鄧隱峰推車而不退兮躡祖脚以遭瘠
或掩門而遇睦州兮雲門損足而心愉笑興化之棄木
拐兮大悲千手而已一足跔誰郤克之登堂兮蕭同叔
子以爲圖檠蹣行汲之夔蘷兮美人粲而旋誅躄躠仁
而跳跂義兮判同德而偏枯唯留贊之恥淪里巷兮割
厥筋而伸軀躄臾上殿帝方親見乎考亭兮議者責之
稽延逍遥是皆子孑爲齒冷兮跉踔而罹是蹩也僕不
幸而同躃兮鮑莊之暂無萊蕪之哲也一朝顑頷而遇斯

兮蘇氏所斬賜厮鬣也髁肉寂其在仁爺老無[illegible][illegible]羸

蠆也齊謂之綦兮楚言曰蟨衛言曰蚚也其在縣爲歸

妹之初兮跛能履而有問也抑姤之次且困之株木兮

履在三而行掣也心焉念之不可輟也悔公之兩府欠

不夢兮鬼何館乎吾步非桑君之杜絕門賓兮豈稱殘

以自痼四世清德之楊公兮誰脚攣而齒暮踝足之吏

在上位兮吾生平惟仲壬之言是懼王茂弘乃欲以一

爵加人兮李廞在侍中之纂宮鄭公之判揚州兮云與

魏公之有怒李絳之不行舊儀兮出東都而聊寓五年

足臥而拂冠塵兮避劉班之素惡僕皆不共此行藏兮

胡錯然而履措東寺之甓浮屠兮豈釋師太馬之有騂
黑牛白犢而吉祥兮尼父或告我以私王先生視棄足
猶委土兮其弟子與夫子中分魯國而馳目處義而足
步目兮何辭夫單于之規乃處身若橜株之拘兮執臂
若槁木之枝盧照鄰之四傑而五悲兮惟具茨山以自
怡蹇人不可上天兮看莫敖之高麾哭禿長左是期思
之鄙人兮愧孫敖而漫咨李藥師足廢就第兮吐渾寇
而莫支鮑姑蹷行而碎甕兮無崔癖誰脫衣而代背豈
役不受功而粟三鍾兮福亦莫盛乎支離乃賈生之病
腫而跛盩兮又類之以辟㾓進鬭羊而遺男衍兮卧

說損足而行歀後將軍脚脛之加疾兮慮先零之羌𦈢明楊愼之謫滇行兮賦一足之虞夔欲踏壁之五尋兮羊侃笑而我欺甘延壽超亭而踰垣兮台未能以治吾蔡題章惇蘇軾之來游兮詈作賊之長𥴩虞翻遜其善步兮行三百里而自鳴吹華山峩峩其不可下兮甘痛哭而詻頤敕楚丘以投石超距兮長跪再拜而同辭嵩高之七十二峯兮嘆劉香山之長瘦愧伯昬無人之背逡巡兮足二分之外垂羌皆不足嗛吾心兮儗豔夫顯德之太師以捷足而膺節度兮𢬵時世之所宜庾玉臺既脚短三寸兮儗蘧篨之與戚施道不徑而舟不游兮

悵臨淵之已遲姚元之之借喻化理兮要腹心以爲期
井陘之馬不蹷於險而蹷於夷兮善哉馮長樂之論治
然則柳生肘而雖鳴臂兮吾何恨夫委蛇系曰成毀共
幅接菑也四獿且也六兮象齒爲獎白額亢鼻知之巫
祝兮視彼全人而脰肩肩臣之祿兮無懷僥倖履書惟
肅兮惡乎相忘惡乎失道杖有恧兮有足無足一足多
足夔蚿風目兮凡亾不亾楚存不存渠街食肉兮仰唇
俯足世固多福兮爲全績兮爲半簏兮與其書應能讀
一兮

吳太史天石先生跋曰王先生號蘆人天全其擬略逃

先生奇探二酉學富五車偶因病足遂爾栖閒涼歲[illegible]茲忘其寒暑石菴就而問焉爰出其半士一賦以當抵掌快讀數過將古來聖賢豪傑名公巨卿高人逸士盡收入奚囊尺幅中咄咄怪事現大奇觀王先生洵異人真天下士也余以病筆枯腸無能揚扢風雅聊跋數行并系以贊用志嚮往之私云贊曰扶輿正氣克全惟士巖巖泰山千古常峙斯道之行賴有哲人文章節義駕風鞭霆先知先覺守貞抱璞尊足者存知止不辱稽彼晦翁中道從容躄叟上殿進講彌恭乘雲遊仙莊生寓言几杖之錫受命於天學貫東魯與造物伍芝玉盈前

夔龍接武絳幄高搴啓後承先解脫形表是曰天全

前身後身

蔡伯喈是張衡後身

開元中房琯爲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琯敬禮之暇日同出城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於下以杖叩地使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謂琯曰頗憶此耶琯因灑然悟其爲僧時乃永公後身也因語琯終身事無不驗出明皇雜錄

堂志云劍南節度使韋臯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

其壽胡僧忽然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也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有善今聞降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後韋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在蜀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北夢劉三復者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在浙西遣詣門求試及登第歷任臺閣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爲緩轡有石必去之其家不當門限慮傷馬蹄也其子鄴敕賜及第登廊廟上表雪德裕朱崖靈柩歸葬洛

中報先恩也士大夫美之
逸史袁滋微時居汶州青溪山因賣藥得見異人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屈指以來四十七年矣問滋以年適四十七
梅溪文集王十朋將誕日祖夢其族叔之師嚴伯威至家遂生後有僧見十朋云此嚴伯威後身也叢說云十朋石橋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
坦齋筆衡云趙鼎初生其母夢金紫偉人入其室簡有

贊引者喝曰贊皇公至夫人驚悟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鼎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陽而鼎亦自四明以散官安置於朝陽德裕明年貶珠崖而卒鼎亦卒於珠崖其壽皆同

宋高僧傳釋知玄一夕有一珠自左足下流出若楚萬端謫觀其珠中明明有鼂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後身也

宋高僧傳處州釋知威姓蔣氏天與多能富有辭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家傳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

禹也祖禹是日生公遂以名初字夢得溫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黃山谷前身是一女子曾夢一女子云某日誦法華而志願爲男子得大知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是某前身學士近所患腋氣緣某葬棺朽爲蟻穴身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墓在後山啓之去蟻腋氣可除覺訪得改去而病愈

玉壺清話江南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采骨神清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托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峰翻譯金剛經有

未合佛旨處願生君家刊正愼勿以葷羶啖我七歲旋
我出家爲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貌類夢中者父愛之
少字庚樂成童聰明堅求出家其父不允以葷迫之及
冠强爲娶妻後嗣主愛其博雅累用之而柔懦寡斷唯
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唯務全活人號邊羅漢及治湘
潭人號邊菩薩及帥潭政出多門紀無威斷楚人失望
人號邊和尚

北夢尙書鄭愚因醉眼左右見一白猪

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玗者稱太
守脇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

曰我不從彭盱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復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後沆赴舉有老人云公是羅浮山玉源眞君

昔耳集王介甫在鍾山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

歐陽公殁慶元間有右司郎中縻師旦者遊平山宛如昔所經過獨嘆息壁間之字畫堂前之楊柳非復往日至京口移柳數十本屬楊帥爲補植且寄詩曰壁上龍

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蓋歐陽公爲師且前身也

清老語東坡是五祖戒和尚又何遠偶誦祭蘇公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居士笑曰此老夫所爲因請降鄒陽事曰元祐初劉貢父夢至一官府文軸甚多偶取一軸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至十三世西漢時爲鄒陽始皇時爲大師周爲柱下史老聃也春渚紀聞志林坡母夢一僧瘠而眇來托宿戒和尚失一目東坡謫英州與僧書戒和尚又鑿落也

潘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誤傷白龍爲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朝游滄海東暮歸何太速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果以其歲罪死見南唐相山記

寓簡侯鯖錄云張安道自禁林謫守滁州暇日遊瑯琊精舍恍然省記前生曾作寺僧手寫楞伽經四卷使人發佛屋梁間獲經函發視筆畫手跡宛然悲喜太息夙障冰解蓋瑯琊山僧後身也遂託東坡書此經入金山寺印施

文天祥其母將誕夢有龍降其家公遂生其所居之傍

有潭成巨浸自公之生潭水日淺及長讀書於山中往來中途有客店一夕店主夢龍蛻爪於門外石上迨曉開戸見公脫履於石少憩而去又公好與客奕水中容不能勝公鎭日怡然自若及公卒潭水復深

齊東野語建寧浦城有道人於山間結菴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叩門者曰我知汝師已爲冥司所錄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繞菴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適有老僧聞之厲聲荅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其聲乃絕時貟

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德秀
棠按秦王剛愎自用後世爲王介甫性之所秉雖歷劫不變也獨是山谷乃女子後身女子之棺爲蟻穿腋故山谷患腋氣然則曩世墳墓皆得相關乎且墳墓之說據堪輿家只言遺害於子孫不言遺害於轉世得此說又可補青烏之所不及至於東坡前世相傳更爲不經前十三世在漢爲鄒陽始皇時爲太師周時爲老聃前身爲五祖戒和尚棠只就老子五祖並東坡本身言之可云三教總持矣獨是老子與五祖皆得道賢聖亦不應墜落若是老氏之謂守其玄牝釋家之謂不墮輪迴

若如東坡則盡失本來面目也且隨生隨滅萬苦常瀰此不易之理若只此諸人輪流轉世則偌大乾坤皆是冤家債主世界亦小視天地矣至於袁盎鼂錯報應寃極多亦不應累劫不已皆因人以報應二字橫踞於胸故逐處疑生邪祟播弄知玄之珠有袁盎二字即知玄之心有報應二字也邪從意起不自外來傳會前生不必不信亦不必盡信也

白犬前世是人身

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賽主妻爲賊掠去家中白犬頗馴妻祝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耳爾能送我歸

乎大聽命云云此說他書不經見因記於此

豬蹄子

康熙四十六年山東新邑東唐山店民家有豬生子人面眉目口鼻悉具惟兩耳及身則豕也擊殺之又轅固莊豬生四子其一則人面人身手足亦如人惟爪似豕而兩耳則居然豕也其一人身手足亦如人而無首兩耳生肩上怪而擊殺之此上豬生人也于康熙四十年在邢家躋姪自盱眙至云見二人人身獨手仍豬蹄能知三世事予作豬蹄子記其事詩曰地獄畫變相道生我所疑吾世三世說亦為知者嗤吾姪自北來云見

一男兒在盱眙城摩頂放踵外惟手見離奇黑皮雜鋼毛跬音跪踽如猪蹄自言生前事作豕披黑衣寢食無復苦生死兩大悲死是鬧鼓刀生是與豭離如此已屢世方去黑衣披解衣衣連肉如膠與漆爲可憐人獸關至痛魂不歸因此脫未盡猪脚常相隨

燕在閣知新錄卷二十八終

孫一綱 傑 正字